

西沔全集

西涯全集

西澗全集卷第四

門人

新津童 械 編輯
成都宋寶械
眉州劉鴻典 校刊
男 茲蟻

記 跋 書後 呈文 啟 書 銘

徐氏宗祠記

道光年閒余卜地仁壽之陰溪以是識徐君屏峯屏峯家石
屏山距縣城八十里先世固湖北大冶縣安昌鄉果城里人
其曾祖始攜其祖入川祖諱致榮字華封以貿遷起家遂入
仁壽籍子三人孫十人今曾孫輩已三十三人屏峯其長孫

也華封君在時欲建宗祠不果道光丙午歲屏峯乃繼其志成之祠在石屏山左麓規模宏敞堂室若干楹俱極堅緻既畢工屏峯丐余文誌之而余衰慵日甚遲之又久不無諾責今年五月遣其喆嗣德乾茂才來成都索取甚急嗟乎干戈不作使薄海之內士食舊德農服先疇人人皆得優游以盡其天年此天下人之公願也人各有一身卽各有一家使一家之內無一不康強逢吉皆得以遂其團圓之樂此天下人之私願也私願遂矣而公願不可必則又天時人事之交迫至於數窮勢極而天下人之所無可如何者也天下之亂至

今日而極矣徐氏由楚入川子孫蕃衍是其積累之厚可知其將來之發祥未艾更可知然私願遂而公願不可必設一旦滄海桑田其尙有此祠耶幸也其竟無此祠耶亦未始非意中事也屏峯之急索余文豈不謂祠即可毀文不可毀文苟不毀則祠雖毀不毀其曾有此祠與夫此祠之所由建俱可使後之子孫知之而述之也此其所以汲汲也夫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莫要於建宗祠其義大而精而余都不論姑卽屏峯見在之意而質言之屏峯刊一碑豎祠內并以此文載之宗譜寶而藏焉可也

龍藏寺藏經閣記

龍藏寺初無所爲藏經閣也有之自雪堂澈師始此地
在乾隆年間慧師已樓之矣何謂始於澈曰樓之朽也
已久至澈乃閣之而且初無藏經之名名亦始於澈也
名與實相因閣固閣矣經則無有經旣無有藏將安
藏曰大小三千世界自有而無者均謂之化自無而有
者均謂之造昔無此閣今一旦有之則今雖無經安知
非後之所有耶是閣實而經虛虛者究未嘗不實也
且經從佛出今此閣旣座佛又益之以普門大士寶
像莊嚴遍虛空中皆妙喜吉祥之所照徹將見無

西泠全集 卷四
在非天花卽無在非貝葉也而顧文字以求之耶閣高四丈
一尺而嬴所費約五千餘金金皆雲塢和尚之所遺則謂此
閣始於澈而實始雲塢也亦無不可其工肇於道光三十年
落成於咸豐三年書扁者前任新繁縣程明府祖潤記之者
則前作此寺碑記之塾江李惺也

草堂游記

道光十八年正月朔有十日蓋立春日也先立春三日蘇鰲石多時帆周藹餘王春綬張曉瞻尹實夫諸公有昭覺之游至是游於草堂則何一山學使及余與焉席閒分韻各繫以詩諸公樂甚余亦樂甚或謂風日清美水木澄鮮加以賓主唱酬故有可樂余謂樂固無乎不在要惟治世而後得以遂其樂非是則雖有可游之境可游之候可與同游之人或未必能游游亦未必樂卽以此堂言之唐上元元年剏自杜公公之居此曾不六稔其入蜀也以安史之亂其去蜀也以楊

子琳之亂其轉徙梓閬間也以徐知道之亂世不幸而厄於
兵公不幸而生於亂世求如我輩之遭際太平從容觴詠萬
不可得然則公之居此樂耶否耶且夫亂世厄於兵治世亦
不諱言兵也要必力祛其亂去年夏涼山夷人竊擾馬邊等
處時帆廉使躬督我師自雷波至於越嶲延袤七百餘里穿
脇洞腹而出其閼巉巖斗絕往往腰纏而上林深箐密石棱
如利刃行帳或不得水則取積雪熬之廉使歸而鬚之黑者
畢白當是時鼇石方伯運籌於內徒卒之徵調芻粟之委輸
符檄之往來日不暇給藹餘春綬曉瞻實夫四觀察亦且同

心旅力交相折衝八月出師至十一月而師旋時一山學使到稍遲余則局外人也然身爲蜀民又未嘗不私憂竊計日拭目以望捷音之來夫人當無事之時不知無事之樂其以無事爲樂者必其未始無事者也譬此身初無疾病偶爾違和便覺不適一旦霍然則又大適以今日計之距戴事時才數十日耳前後相較勞逸頓殊則今日亦霍然之一候也可游則游夫亦焉往而不樂哉雖然無事誠可樂也又正不徒以無事爲樂病者旣知病之爲患又知受病之由勢必不樂其身之再病兢兢焉杜漸防微而其所以調攝而保護之者

更無不至至井不覺其可樂而其樂乃相引於無窮然則今日之游固今日之樂以今日之得遂其樂尤欲後此之長有其樂而諸公之所以樂者更有在已而余之所以爲樂者亦可知矣諸公分韻之作名章秀句交映互發余以謏陋僅集杜公詩成五律三首顧盛會不常旣覺未罄所懷重以方伯之命又不能以不文謝也作草堂游記

王氏玉蘭堂跋

蜀自明季兵燹後故家百無一二今之聚族而居者率多外
籍

本朝康熙年閒湖廣武岡州王氏兄弟五人挈家來資居於
州東之仰天窩今且九世矣裔孫哲字靜安見世變日甚恐
將來不免於蕩析離居厖厖以舊德爲念因屬余書此蓋此
堂名卽其祖入蜀時所署也同治癸亥九月墊江潔禔老人
李惺書竝識

書閬中縣志凡例後

舊史氏曰甚哉志之難也蜀經明季之亂文獻蕩然前明凡三修通志其書亦鮮有存者

國朝通志修於康熙十年重修於雍正十一年至嘉慶十九年新修則較舊志加詳徵引既博考據亦精宜乎無遺憾矣而正有所不能此其故何也蓋新修之時檄取各縣志稿而各縣之素未有志者倉卒應命或不免於鹵莽滅裂通志卷帙紛繁又或不暇審擇卽欲審擇要亦無從審擇故其中往往疵類層出雖有訂譌一門固有訂不勝訂者焉保寧之有

府志則在道光元年其體製一如新通志之式自有新通志而郡縣之修志者率以新通志爲藍本自保甯有府志而屬縣之修志者又兼以府志爲藍本夫藍本何可少也然不能不資藍本正不得專恃藍本以閭中之見於府志者言之山川門中以東巖爲大像山誤矣以大像山爲青巖山抑又誤矣至云漱玉巖在南巖側宋母邱氏故居其誤尤甚凡此數條皆沿新舊通志而誤者亦有沿通志不誤而究歸於大誤者如靈山一條正文在縣東十里小注引周地圖記云云此不誤者也忽於小注之末贅一按字直以塔子山爲靈山豈

不大誤乎哉又有沿舊志不沿新志而誤者祠廟中之三景祠舊志所載者誤新志辨之且三景係安岳人何以閬中爲之立祠此尤大可疑者乃新志旣辨其誤兼析其疑而府志錄舊志未錄新志也舍新志不錄則此疑不破此疑不破則此書中此事將長爲疑案矣夫三景祠之廢也久矣宋祠不爲不古旣已久廢自應入古蹟豈惟此祠凡他祠之久廢者俱應入焉應入不入而江岸之石犀道署中之十三樓一造於嘉慶十六年一造於道光元年反得目之爲古蹟人未古而蹟則已古此何說耶此其弊尙可言耶類而推之隨處皆